

[乡村纪事]

春天的颜色

■ 郑立坚

家乡的老支书这次来电同以往不一样，一定要我回老家过年，理由很简单，看看家乡的变化，投资办乡村企业。

在空中闲悠悠地躺了三个多钟头，不觉中自己已跨过长江越过海峡，回到椰城。我携妻带儿走出机场，乘上返乡的特快客车，一路春色一路情思，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在一个金色的秋天，我带着未婚妻回家完婚，下了汽车还要徒步半个时辰才到家。因为，故乡还没有通大公路呢。我们翻过山坡，踏上田间小径，古老的小河连简便的独木桥都没有，只好卷起裤筒，光着脚板涉水过河。田埂很小，又烂又滑，妻不是这里，跌下不惯泥污田陌，摇晃一下，跌倒泥田里，差点哭起来，看她那副狼狽相，我快步上去将她扶起，一边安慰一边为她拍掉衣裳上的泥水，心中一阵怅然。唉！故乡的路！……

汽车震动一下，叩碎了回忆。下了车，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崭新公路，沿着家乡的方向延伸。好客的出租车司机抢到我们面前，频频招呼：“先生，太太，请坐我的车。”我们坐上车奔驰，路边的树木一棵棵地往后掠过去，不久便进入广阔的田野，田里的禾苗绿油油的，田塍与渠道，条条笔直，水渠如织，似一条条白缎，滚动着它温柔的气息，飘向希望的田野，清凉的渠水滋润着干旱的土地，绿了禾苗，肥了瓜果，甜了甘蔗，美了人间。

越走近家，树林越茂密。公路两旁隐约可见许多的工厂楼房，不时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

走进村子，左邻右舍的破旧房屋已不存在，童孩时走惯的那条羊肠小道也看不到它的模样，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整齐的新瓦房、洋楼，不知哪家放的卡拉OK音乐，给整个村子增添了城市的色彩。通向村里各条小路已修筑成坚实平坦的大道，路旁的牛棚猪舍迁移别处，坑坑洼洼的地方早已填平，整个村子给人一种清新、整洁、舒适的感觉。

大年三十，我吃过年夜饭，就急不可待地向村文化广场走去，这里热闹极了，附近村庄工厂，企业和本村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一个个舒展眉眼，喜气洋洋。有些是来参加球赛的，有些是来唱歌跳舞的，有些是来凑热闹的，有些是来找恋人的……广场上人们穿着整齐，讲究美观，男的西装皮革、牛仔裤；女的超短裙、连衣裙、旗袍，美衣艳服绚丽多姿。不少姑娘和小妇脸上涂上胭脂，嘴唇抹了口红，眉毛画得油光乌亮，头上插着鲜花，光彩照人。这些打扮同城里人有什么两样呢？整个广场像春天的花园，七彩缤纷，百花争艳。

我向几个熟悉的笑脸走去，他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我的名字来，几双手握在一起，握个不停。我抱住曾经使我失望的三个兄弟问：“麻将戒了没有？”他们说：“那时没事干，混在一起无聊嘛！”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拉住我，原来是老支书老符，我不由地叫起来，他拉我到球场观赏球赛。老支书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咱们家乡变化可大啦，除了种水稻，发展反季节瓜菜外，现在全村90%的农户已建起橡胶产品加工厂、木材加工厂、家具厂、砖厂等30多家，拥有各种机动车200多辆，有2户购置了轿车，86户安装了电话，60%的劳力从事企业管理，30%的劳力搞流通。出现了人人谈生意，人人讲卫生，家家办企业的热潮。老支书指着球场中几个彪形大汉向我介绍，这些都是从内地来咱村办企业做生意的客商，他们会做生意也会打球，对咱村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老支书带我往村里走走，同父老乡亲聊聊，走进一幢别墅式的楼房，屋内摆设与用品都是高档商品，卫生间装修就比过去住的房间还好。主人叫符钢，过去是村里出名的缺钱缺粮的贫困户，现在是远近闻名的“运销大王”。老支书说，像这样的农户有30多户。村民有了钱，工作也好做，我们一提出改水改厕的事，大家非常赞成，全村200多户全部改水改厕。从此饮上清洁的水，也不到处乱拉屎了，这是改变旧观念的一次大跨越。为了保持生态平衡，我们每年组织群众种植花，美化环境，还提倡使用煤气炉做饭，禁止乱砍树木，现在全村90%的农户用上煤气炉，使村子四周的树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这时村里响起一阵阵强烈的鞭炮声，接着远处传来春雷般的轰鸣，震撼着大地。这雷鸣般的鞭炮声，不就是改革开放开创美好未来的战鼓么！

天渐渐亮了，早晨的天空格外清新。我走出村子，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对着这美好的大自然遐思。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神州大地，河边的小草抽芽了，田野里的禾苗泛绿了，地里的瓜果熟了，山坡上的野花开开了，报春的燕子在田畴里往来穿梭，空中充满了它们的鸣叫。

呵！春天！
我们的春天呵！一片绿色，叫人心情荡漾。

[岁月山河]

家住万泉河

■ 吴淑洪

我的家乡在海南省东部的琼海市，这里有一条母亲河叫万泉河。多少年来，她一直静静地流淌着，也默默地见证着她的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

我家住在万泉河，那里有很多迷人的景色。万泉河流域每年的日照时间2000小时左右，每年的降雨量大约2000毫米。这里春日的阳光最暖和，夏日的椰风吹不热，秋日里到处结满丰收的硕果，冬日里照样盛开鲜艳的花朵。椰风、海韵、蓝天、白云、阳光、沙滩、温泉，构成了梦幻般的旅游胜景，是休闲度假的风水宝地，人间天堂。万泉河的上游山高林密，河谷狭小，多处河段险滩湾深，水流湍急，是漂流揽胜的上佳选择。万泉河的中下游河面宽阔平缓，河水清澈见底。在琼海市城区嘉积和万泉河入海口处的博鳌河段，河面上常年游艇穿梭，竹排成行，游客置身于碧波

荡漾，清风送爽，的河面，戏水欢歌，怡然自得，尽赏两岸秀丽风光，犹如进入人间仙境。每年端午节，这里的龙舟竞赛，百舸争流，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擂鼓助威，呐喊观战者人山人海，场面更是蔚为壮观。万泉河与南海之隔的玉带滩，是世界上河海相隔最窄小而且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堪称绝景，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人。

我家住在万泉河，那里有很多小康的村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万泉河，吹绿了万泉河，吹富了万泉河。万泉河两岸的农村有十多万亩天然林，有将近70万亩的橡胶、胡椒、槟榔、椰药等热带作物，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就有经济作物两亩。这对于世代以种养为生的农民兄弟来说，是一座座金山银山，生财宝库。2008年，琼海农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千多元，是1978年

的60倍。农村发展了，农民富裕了，生活质量也在一步步地提高。走进琼海农村，你会看到一个个文明生态村，那里绿树环抱，鲜花盛开，民居雅致，别具风格，农户家中窗明几净，现代家俱电器款式新颖，应有尽有。农民下地劳动归来，先在卫生间里沐浴更衣，然后穿着专用拖鞋进入客厅房间，城里人还城里人。琼海广播电视百分之百覆盖全市，农民体育队、艺术团闻名遐迩。以农民子弟为骨干的嘉积中学舞蹈团，他们的节目《军中蛟龙》等曾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上过中央电视台，而且还出国门，走进悉尼歌剧院和维也纳艺术殿堂。

我家住在万泉河，那里新一轮开发建设的喜事多多。本世纪初，亚洲论坛永久性会址落户琼海博鳌，这里成为了亚洲人对话的平台，每年四月，亚洲乃至世界的多国政要首脑，商界巨头，企业精英，专家学者，

都要云集这里纵论天下大事，谋求发展良策。亚洲论坛效应的显现，也使这里掀起了新一轮开发建设的热潮。在万泉河上，如今架起了石龙大桥，海南东线高速万泉河大桥，海榆东线公路嘉积大桥，海南东环铁路万泉河桥，还有连接万泉河、九曲江、沙美内海两岸的乐城桥、培兰桥、朝烈桥、大乐桥等一座座通途。桥通路通财通，如今琼海已成为会展经济的新热点，宜居城市的建设正如火如荼，房地产业成了海南继海口、三亚之后的第三极，一座座高楼大厦在万泉河岸拔地而起，一个个滨海旅游度假村相继建成。看到这些，我的心儿醉了！我的梦儿圆了！啊！万泉河，多少人描绘过你的风采，多少人讴歌过你的情怀，多少人眷恋你的现在，又多少人憧憬你的未来。啊！万泉河，我赞美你，我热爱你。我为你骄傲自豪！我为你歌唱喝彩！

[诗页]

童年的朋友

■ 黄海星

童年的朋友
从乡下来看我
30年不见面孔都走了模样

刚刚坐下你就扯起村里的事情
石松家的双胞胎女儿一齐出嫁了
家中只剩俩人和一只垂暮的病猫
秋燕家的歪嘴儿子终于娶了个

媳妇
欠下借用左邻右舍的几千元嫁妆钱
光头李的老婆一口气给他生了4个

看见别人家的男孩就一直捧着叫宝贝儿子
村西的二公前夜就断了气无人知道
唯一的儿子却远在新疆

我当年的老相好阿菊命相不好一连赶了3任丈夫
现在又在守寡 在村头的铺子整天与光棍们打情骂俏闲聊时光

……

遥远的一切重又浮现

我在倾听里叹息
在叹息里沉默
穿开裆裤的童年朋友
你知道，我被时光遗忘得太久太久

你说你来
没有特别的事
只是想跟我坐一坐
说一说年轻时的事情
你黝黑枯槁的脸
这时闪现着几丝难得的湿润

桌上新砌的茶你一口都没喝
拿起身边的草帽
就这样与我告别

就这样你再次
回到你的乡下操劳生计
日复日日，牵挂你的几亩水稻百多
株胡椒和圈在槟榔树下的
一群鸭子
还有你卧病在床的妻子
以及在遥远北方读书的一对儿女

五爹出海回来了，有些懊恼，做起了儋州山歌：“今日海景真不好，想来媳妇酒不予。要是干它一两碗，不知几多鱼上访”。一首山歌把同伴们逗乐了。五嫂回到家里，看了看鱼篓，不见几条鱼，愕然。看了看五爹，五爹说：“无酒即无鱼”。五嫂这才释怀。幸亏五嫂还是个明白人，不责怪他。接着对五爹说，“就当作到海里游个泳，翻个滚”，这下五爹嘿嘿哈哈的笑了。五爹发现了多出了个酒壶，心里更加欢乐，忙给媳妇说谢谢。细看那是十年陈酒，喊媳妇下厨搞个鱼煲，再上几个菜和一碟花生米，叫来几个年轻的一起沽了半天的酒。

酒喝多了，五爹有点醉意，吆喝年轻人：“海里风大浪也大，谁叫你们都往海里赶！有本事就去读书，好有个出息，不然你们上到城里，不分东西南北，赚多少钱人家都叫你低水平，没有文化就像酒壶无酒”。接着他又诗意大发，做起了山歌来：“有时年景不好，空空鱼网不好收。不是几时都得吃，年年都有老担忧”。五爹唱毕，灵感一来又起歌：“酒壶装的不是酒，世间谁是不读书。年轻人喜欢喽喽，误得终身不自由”。年轻人见五爹做山歌好玩，频频给他敬酒，一直喝到了傍晚。喝多了，五爹洗澡休息去了。忙了一天的五嫂也觉得累了，正要洗澡，发现五爹穿错了她的内裤，不禁暗暗笑着。

第二天一大早，五爹不忘带上一壶酒，开船出海去了。

落，在清代后期的几十年间，竟然出了岁贡符懋礼、符遇举、符孔山、符嵩山，出了廪生符容魁、符天纵、高鸿规、符瑛，还出了武生符衡山、高成赞、符道脉、符中山等人。改革开放以来，村的学子考上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人数就达到217人，还出了硕士研究生四人。有人说，是悠久的文化遗风造就了高排，也有人说高排天生享有风水宝地的福份。其实，高排虽然面临大海，地势平坦，但绝大多数的田地都是滩涂荒地，过去常年干旱，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很艰苦。高排独特的是村边有一泓千年流淌不息的泉水，被人们称为高排仙泉。这口方圆不足十米的泉水，千百年来洞穿岁月，但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开放改革以来，勤劳智慧的高排人，在仙泉的底部架起了渡槽，挖了排灌渠道，引泉水常年灌溉了四百多亩农田。具有开放心态和积极进取精神的高排人，在改革开放中大胆调整农业结构，多种经营，稳步发展了农村经济。2008年，全村经济收入突破一千多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多元。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排村已建成了文化室、戏台、篮球场等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做到每逢节庆日都有文娱演出晚会、农民篮球比赛、农民书法比赛等活动，让文明成果普遍受惠于民。一个文明和谐、协调发展的高排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烟往事]

陵城拾旧

■ 李玉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包容、最开放、最鼎盛时期，在如此盛世太平下诞生的陵水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她一问世就有瑞气祥云裹挟，自然会蒸蒸日上。当时的陵水基本上也是一个移民占多的县城。一座座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汉族、黎族、苗族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城镇，是座对所有外来文化都能兼容并包的城镇。很以来，陵水人就一直保持着儒家提倡与最为尊崇的“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在陵水，外地人没有受排斥的边缘感，本地人也没有被外人抢饭碗的失落感，双方不仅是平和相处，而且还是交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化精神，并非天上掉下来，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陵水人既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根脉，又能融入现代文化的动力，永远新鲜活泼，生生活有灵气，就像从县城中心穿过的陵水河一样。

听老人诉说，建国初期，东门、西门、北门、南门的城墙曾经巍峨过上百年，斑驳陆离的层层灰砖，曾为雄浑苍劲的古城平添几分妩媚。1970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当时椰林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现博物馆琼山会馆）。那时，虽说我涉世未深，但对古城的历史也颇感兴趣，饭后常常爱走当时仍保持尚好的石板路，每每感到似有悠远的古韵踏歌而来。我敞开胸扉，尽情地感受着一个民族绵延千年的豪爽气度。

身居陵城古镇，看不到名川大山的雄健奇伟，也觅不见帝苑官阙的皇家气派，然而她却有灿烂的文化总与古老的历史结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我正读初中一、二年级，每当周末我走上陵水河第一座木板桥时，看那迂回曲折仿佛没有尽头的流水，昭示着岁月的悠久，世事的沧桑，两岸屋檐倒影，沿河面筑的楼阁，每个精雕细刻的门亭、窗子、廊柱都回荡着凄婉的韵味。顺德会馆、琼山会馆，还有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所谓“南霸天”庄园等等，众多清代的青石板、花砖路或长或短，或宽或窄在小巷延伸。沿着幽深的街巷闲步，穿梭在屋舍民居，踽踽在一幢又一幢苍劲古老的亭院前，时光和岁月都遮掩不住淡淡的宁静和儒雅。走一步看一步陵城的老街，就似看一本古旧的线装书，永远读不完，看不厌，它图文并茂，意趣盎然，深刻隽永，耐人寻味。

原籍定安人氏王弘海在万历4年（公元1576年）赴考回琼时，专程到陵城探访前辈明代进士、曾任吏部和兵部尚书的陵水籍廖纪故里时写下了《游陵水旧城，经廖纪故里留题》：“秋风怀古旧城边，一望川原思渺然。绿野堂烟空宿燕，天津桥废不闻鹃。尚书故里寒云外，乔木人家夕照前。沧海独除东逝水，葱龙佳气自年年”。时至今日，王弘海凭吊曾经孕育过廖纪故里的旧城已不复存在了，但在旧日废墟上崛起的新城仍能闻到历史的韵味。在老城区，有掩映绿藤下的古雅小巷，仍然默契地以同样的青砖瓦遵循着旧城格调，一体浑然，每一道石纹都真真切切地演绎着历史的沧桑变迁，街坊壁板挨着壁板，屋檐挨着屋檐，街道上空只露出一片窄窄的天宇，邻里之间虽住得拥挤，但却暖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在新城区，但见条条街道层层叠树，耸立着一幢又一幢的现代建筑，楼房大都在三层以上，市廛店铺错落有致，喧嚣盎然。屹立在风光秀美的陵海南岸的珍珠大厦，高28层，不但成为陵水第一高楼，而且还是除海口三亚外，目前市县一级最高的大厦。椰林大桥、琼源大桥、高速路大桥似三条锦绣彩虹，撑起北往南来的车流，载着希冀，驮着憧憬，在北国播种希望，在南疆收获果实。连接新城区的又一个滨河新区，楼宇大厦，园林景观、文化公园、鸟巢体育场……，飞红滴翠、溢彩流光，处处灵动着勃勃生机。

[诗页]

宴清都
儋州赋
■ 古广祥

宝岛春天无数，
儋州热，
满眼都是旗鼓。
人民歌颂，
标杆竿立，
愿心忙碌。
八方墨客风流，
唱岁月，
还多起舞。
四海帆，
运送才君，
东坡弟子牵护。

今添翅膀高飞，
腾笼换鸟，
堆金仰慕，
多元并进，
更新视野，
五洲同步。
渔家傲谈期待，
踏岁月，
争奔富路。
种地郎，
买卖乾坤，
天长景物。

海南儋州市高配，东坡弟子，各界人士，乡镇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几多期望，儋州人将以更大的勇气挑战未来。儋州市地处海南西北部，是海南经济较发达和传统文化根基较深厚的地方，人们敢想敢干，业绩颇多。

适逢世界金融海啸，此时举动，经济强心剂是也。



争春图

(国画)

林道飞作

[浮世逸草]

酒壶

■ 徐良伟

村里的五爹虽然喝酒成性，但却也是个沧桑的可爱老人。五爹并不是他的真名，因为他排行老五，所以人们习惯叫他五爹，叫着叫着，他就当真名用了。

五爹是幸运的，他能够跨越了两个世纪。据同龄人介绍，他于1930年出生在老家光村的一个滨海村落，是一个顽强的渔夫，与风浪同行几十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五爹喜好沽酒，幽默健谈，有正义感，由于与酒交深的原因，他又拥有了另一名字“酒壶”。当年由于他家孩子多，穷苦不堪，他爹一看他这瘦小身材，说，“这不是做学生的材料，横竖的看怎么都看不出是个读书人”。他读了四年私塾，后来就被他的老爹吆喝着赶下海捕鱼谋生去了。

五爹很勤奋，做事情也特别的使脑筋，也十分讲究经验。譬如捕鱼，他常常“克敌制胜”。专把船开到少人光顾的海面上，然后撒下网具，有时候他一个翻身窜下9米深的海里去打鱼，结果船到岸边，村里的妇女们总要争着去看他的鱼网，没有几次不

是他拿第一的。

“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捕鱼捕出了名，手有余钱，附近的女人都想嫁给他。结果在他28岁那年，有个女人19岁不到，就主动出击，到他的家里看他，看到这个面容清丽的女子，五爹好像闻到了酒香一样，口水直流，五爹问她：“你会种田吗？”女子回答：“不会，种田一年到头收不了几个谷子，不如你一夜出海就赚了个房子”。五爹看看她，觉得她很率直，话题便多了起来。后来，他们成了夫妻，人们管她叫五嫂。再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眉高额宽的，村里人都说，看这个小孩长得清秀高大，准是读书的料，五爹将来会有一个领薪水的干部了。结果，儿子上了初二，不到13岁，就不想学堂的事情了，跑回家和五爹出海，五爹训他：“你这蒜种，也不为祖宗着想”。五爹喊他上学，儿子便是不听。五爹狠狠的揍他，儿子死活不肯返校。

五爹一天几两几顿酒，五嫂并不嫌他喝酒，听村里人说，五嫂还鼓励他喝酒

[海天片羽]

高排印象

■ 赵承宁

沿着海榆西线国道往西南方向行走，过了西环铁路月村道口，你会惊喜地发现，有一条笔直宽敞的水泥大道，一直伸向大海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高排。

高排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很久以来，高排村风清正，百姓和睦。村里极少发生吵架斗殴或偷鸡摸狗的现象。前几年，高排大搞文明生态建设，修了十几条整齐有序的水泥村道，全村变得家家花园，户户草木。走进高排，整洁优美的生态环境，令人心旷神怡。如果你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村里绝大多数的民宅都没有安装防盗网之类的东西。这时，你又会产生一种宽松自如的感觉。大抵风清气正的村庄，村民的心理从来就是无需设防的。

我初识高排，始于九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曾经多次到高排调研，就已经深深地感触到了高

排村民那种淳朴厚道、安份守己的美德，而且耳染目睹了高排村民之间、邻里之间那种包容大度、和睦相处的村风民情。2005年，高排被海南省文明办评选为省级文明生态村。其中的缘由，不仅是因为村里的生态环境建设卓有成效，更重要的是高排有一种世代延续的宽容厚德、以和为贵的传统，又有一种崇尚文化的浓厚氛围。

高排的村风、民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积淀形成的。

高排四百多户人家，总人口两千多人。村里杂居着符姓、高姓、李姓、袁姓等多种姓氏家族，尽管各种姓氏并非同祖同脉，且有着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但由于古老民族“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村里的人不分姓氏族源，大家彼此相敬如宾，胜似一家，逐渐形成了一种包容大

度和和睦相处的风气。符姓是村里的大姓，约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多，但符姓家族从来从不显摆大姓的威风。他们只讲温和谦让、平等待人，只追求对村里的贡献。前几年，符姓外出干部积极带头集资筹款，为村里修建了水利灌溉渠道和群众文化设施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符姓的村民还自发捐款集资近百万元，修建了符氏祠堂。虽说是符氏宗族之祠堂，却不失文化浸透的力量。它既把高排符氏家族世代繁衍与人杰风范的族史点缀其间，又融合了儒家礼教与佛教文化的内涵，顺应了村里百姓对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符氏祠堂门前的碑文上，有一句话是：“德厚流光载物”。廖廖几个字，蕴含了高排村的历史人文，仿佛成了这个古村落的文化符号。

佛成了这个古村落的文化符号。为了解读这句话，我翻阅了清·《感恩县志》后，才得以知晓，高排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